

太行剪影

展潮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影 剪 行 太

展 潮 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太原

太行剪影

展潮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二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耗 1/42 • 1 $\frac{11}{21}$ 印张 • 26,000字

一九五九年八月第一版

一九五九年八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950册

统一书号: 10088·302

定 价: 一角五分

目 次

太行剪影.....	(1)
沁县的“万宝全”工厂.....	(8)
在县委的地图上.....	(18)
乡村医院.....	(32)
郭村的“三宫”“六院”.....	(44)
地下水渠的創造者們.....	(51)

太原出版人西山

第一次印刷

太行剪影

清漳河畔

春天又来到了清漳河畔。

刚解冻的河水日夜不停地奔流着，仿佛是个辛勤的匠人，一次又一次地琢磨着河床里各色各样的石子，使它们变得光滑而多彩。

在那条绿带似的河流的两岸，是数不尽的树木，它们承受着春风的抚摸，正在抽枝发芽。你只要稍为留意一下就可以认出：那是白杨，那是垂柳，那是柿子，那是核桃，那是花椒，那是桃、李、杏……。

沿着这花园似的清漳河两岸走去，你可以看见布置在水曲山环处的一座座村庄，它们的名字也是十分富于诗意的：麻田，云头底，清泉，悬钟，弹音，桃城，赤岸……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是太行山敌后根据地的

心脏，八路军总部、中共中央北方局、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，都曾经在这些乡村里驻扎过。彭德怀元帅、刘伯承元帅、邓小平同志、滕代远同志、李雪峰同志和楊秀峰同志他们亲手种植的树木，现在都长大了。

1942年5月反“扫荡”中英勇牺牲的左权将军的墓，就座落在清漳河畔、太行山东麓雄伟的石门山上。将军的灵柩虽然早就移到了邯鄲烈士陵园里，但是清漳河畔的人民总是念念不忘，他们每年清明时节都来这里扫墓。十六年过去了，将军墓前的松树也长高了。但变化最大的却是人民的生活面貌。在中国共产党英明的领导下，在烈士们精神的激励下，人民打败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，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实现了土地改革，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，现在正向自然界进攻，要把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看吧：迎面蹬蹬地跑过来一条毛驴，上面坐着一位老大娘，她过去地无半垌、房无半间，现在不仅是不愁吃、不愁穿、不愁住，而且还能骑上农业社的牲口去串亲戚

呐。毛驴脚下那条路过去是崎岖的山径，现在已经变成坦平的汽车路了。汽车路旁边的一条小河，是清漳河的支流，农业社的羊群正在那里饮水，背后那溜山脉便是太行山了。看见高高山上的一条白线吗？那是人们在半山腰开辟的“漳北大渠”，全长二百多华里。过去的梦想现在变成了现实，清漳河的流水被引到高山峻岭上去，灌溉涉县东部干旱的土地。“石厚土薄、半年糠菜半年粮”的涉县，将要成为丰足的涉县，请看写在陡崖削壁上的太行山人民的豪语吧：向地球进军，向自然开火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。

山村景物

耀眼的春阳，照射在太行山重重迭迭的峰峦上。

中午，农业社员们正在歇晌，一切都呈现着休止状态。这时候，突然从村边闪出了两个孩子，手里拿着比他们还高出半截的镢头，很自信地走到一片梯田中间，开始敲打起土块来了。这两个孩子，大的一个叫玉米

猪，小的一个叫王小斗，都不满八周岁，他们是高平县陈堰乡王庄村的小学生，看见大人们积极地搞生产大跃进，两个小朋友也相约着在下课的时候来“跃进”。

从这里环顾四周，陈堰乡大半个乡都落在你的视野里了。这个乡以最早实现小型多样的水利化而闻名整个太行山。看吧：那是裁弯取直了的东仓河；那是从洪水手里夺取过来的“滩田”；那是从河头上引过来的“清水渠”；那是跟河床相通、从地下进水的“透河井”；那是聚集山上雨水的防洪、灌溉两用的“连环池”；那是引水上坡浇地的“转山渠”；那是积蓄山顶上点滴水源的“一滴水一滴油池”。坐在池边上的两个人是陈堰乡副乡长王松根和县里的一位干部，他们正看着池水慢慢地流进刚开辟的一亩多菜地里，在这样高的山上种菜，还是太行山上第一遭呐。

你再沿着被征服了的东仓河往前走吧。在不远的地方，便看见一个小型水库，这个水库是由云泉乡云苏农业社和光华农业社合伙修建的，因此叫作“云华水库”。它主要

的工程都是在去年深冬腊月里进行的，摄氏零下一、二十度的严寒，鏖折不了农业社员们澎湃的热情，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用席子和被子搭起了工棚、架起了火，加紧施工。

在这个水库工地上，你可以见到农业社员们创造的各种各样的新式工具。看吧：正向这里飞奔过来的是“土火车”；它用铁条作钢轨，用柳筐作车厢。构造虽然简单，效率却很高：一辆“土火车”每天运行七十次，每次载土一千斤，工地上共有四辆“土火车”，每天就载土二十八万斤，要是用人背肩挑，该用多少工啊！

沁县新貌

在太行山西部，有一个县份叫作沁县，是典型的黄土丘陵、沟壑地带。过去很贫困，老百姓常说：“沁县三大宝：鸡蛋，瓜子，吴閻老！”吴閻老是一个在清朝时当官的名叫吴璵的人，连他都被列在三大宝里面，可见这个县的出产太少了。

沁县解放后，特别是1956年下半年实现了高级合作化以后，农民生产热情高涨。农

林水利业、地方工业、手工业、商业以及文教卫生事业都在互相支援、互相跃进，沁县的面貌也就随着日新月异了。

看吧：这是沁县人民用自己的双手修建起来的、历史上没有过的“迎春水库”，这是山庄后泉村美满农业社和县供销社合办的小型水电站，农业社员只要出四个劳动力（妇女只要捡一挑羊粪）就可以点一年电灯，还不要说磨面省工、灌溉方便等许多大的利益了。这是设在故县镇的“地区医院”，这座乡村医院办得很出色，它总共只有十个工作人员，却负责周围八十里地以内八个乡、七十九个农业社、三百八十五个自然村、八千一百一十六户、二千四百八十三口人的卫生治疗工作。去年一年，他们总共组织了八次巡回治疗，进行了一次调查、扫除地方性疾病——甲状腺肿病的工作；平时不论白天黑夜、晴天雨天，只要有人来请，他们总是随叫随到的；更特别的是他们的七间“简易病房”，其中五间每间摆着两张木板床，两间各盘着一个火炕，农民有了病，带上铺盖，拿上粮食，骑上牲口或赶上车子来住院

治病，每天只需繳納五分錢的住院費就夠了，農民們很滿意，說：“想不到咱們山溝里還有這樣的醫院，又能補腦又能開肚，自帶米面來住院，針灸治病少花錢，住房吃飯很方便，真是農民的好醫院。”

看見前面那幅畫面嗎？那正是一個農民在病好后向地區醫院的醫生們告別吶。

1958年5月

沁縣的“萬寶全”工廠

汽車离开了太原市，沿着白（圭）晉（城）公路直奔东南，前面聳立着一溜山脉，那便是太行山了。

我們通过抗日战争时著名的子洪口，进入来远沟，翻越分水岭，便来到了太行区西北部的沁县。

沁县过去以城門高大著称，有所謂“襄垣的城，沁县的門”的說法，那城門确实是山区其他县份所少有的。但是今天沁县吸引人的却不是这些历史的遺迹，而是它由小到大、由无到有、朝气蓬勃的新型地方工业。

当我到达沁县的时候，碰巧遇上中共山西省委会和省人民委员会在那里召开“現場會議”，就地总结、推广沁县地方工业的经验；同时，河南、河北、陝西乃至黑龙江等

許多省份都派了代表團，絡繹不絕地前來參觀訪問。作為縣地方工業基點的聯合加工廠，便成為大家參觀訪問的中心了。

“官廠”變成“萬寶全”

提起沁縣聯合加工廠，農民都親熱地叫作“萬寶全”工廠，足以證明它和農村的關係是多麼密切了。

這個工廠原是長治專署經營的一個蛋廠。1956年2月管理權下放到縣後，改成六種業務，但是因為經營思想不對頭，工廠一直在走下坡路，鬧得月月賠錢，買不上材料、發不了工資，年終結賬總共虧損三萬多元，另外還欠銀行貸款六萬多元。工人們痛心地说：“一年辛勤苦，賠錢三萬六千五！”領導幹部不安心，一般職工想跳廠，自上到下思想都很混亂，有人編了一首歌謠說：“鋼磨吃不飽，電力沒人要，泥炭垮台了，印刷沒原料，油籽加工少，修理不可靠，完了！算了！錢串斷了！”

當時工廠的業務和經濟情況都很糟，但是在管理上却要闊氣、講排場。全廠一百四

十个工人，就有二十七个专职管理干部；各工段之間吆喝一声就可以听见了，却安了五部电话机，厂部里还有收音机、麦克风和喇叭筒，大門口一边是收发室、一边是传达室，門前站着两个門警，墙上挂着一块“奉上级命令謝絕參觀”的牌子。农民见了說：“这不是工厂，是官厂！”

正当沁县联合加工厂路越走越窄的时候，1957年2月，中共长治地委召开會議，确定县营地方工业的方针是：“就地取材，就地加工，既作整批大活，又作零星小活，面向农村，积极为农村經濟服务”。沁县县委再根据这提出了“全力以赴，支援农业”的奋斗目标。这时，工厂的負責同志开始检查自己的經營思想，一方面組織下乡訪問，一方面在厂里以工农关系和县营工业方向为題展开大辯論。

第一次下乡訪問，沒有負責干部帶領，工人隨便走到一个地方問农民說：“你們对工厂有什么要求？需要什么产品？”农民回答說：“你們先把产品拿出来看看再說！”工人碰了个釘子回去了。第二次下乡訪問，厂

长亲自帶領，三十七个人分成七個小組，总共下了四趟乡，訪問了一百八十一個农业社。当他們在郭村的时候，看見了二十五部水車閑擱着，許多新式步犁变成了“挂犁”，問农民是什么原因。农民說：“这都是你們工人老大哥干的好事，管卖不管安装！”訪問組听了，馬上动手把水車安上，把新式步犁的零件修理好。农民們高兴的說：“工人老大哥就是行，你們动手就解决了积压一年多的老問題。”經過这样的訪問，工厂和农业社的关系建立起来了。

他們一面訪問农村，一面在工厂里进行群众性的大鳴、大放、大辯論。有人說：“农业种他的地，工业生咱的产，为啥要为农业服务？”又說：“为大厂矿服务光荣，气魄大！工业化油水大，离开农业也不怕！”說这种話的人，錯誤地認為給大工矿企业加工，活成批，好經營，賺錢多，前途大；和农村打交道，市場狹小，农民購買力低，油水不大，說什麼：“三个螺絲釘、两个犁鏵片，費上半天劲，賺不下几毛錢！”“支援农民是三个核桃兩顆枣，好比麻雀腿上生連

疮，沒有多大脓水！”但是一些老工人，特别是下乡訪問过的工人，紛紛起来反駁。老机工陈廷彦說：“只要机器轉，不怕沒飯吃，一天旋上二十多个螺絲，就会有十五块钱收入，換了新螺絲，农业机械也能开动了，为什么我們不这样做，却让机器睡大觉呢？”老钳工刘純山說：“工农联盟絕不是每年正月十五联欢一次就够了，要是沒有农业生产，咱們工厂能开工榨油、磨面嗎？咱們吃穿从哪里来？”

經過下乡訪問和大辯論，澄清了职工中許多錯誤的想法，在全厂范围內树立起面向农村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正确思想。这时候，工厂党支部提出了“以业养业，以組养組，以人养人”的口号，通过查生产漏洞、查管理漏洞、查浪費、查事故的“四查”，以及出題悬賞試制玉米軸粉碎机、碾米机等新产品的办法，在职工群众中展开了“献百計运动”。結果从四月到六月，职工們总共提出了一百三十七条合理化建議，許多过去长期解决不了的問題都迎刃而解了。工厂管理人員由二十七人减到十二人，厂长和党支

部書記分片包干，工会主席和团支部書記都是兼職的，電話減成一部，門警撤銷了，

“謝絕參觀”的牌子摘掉了，他們新的口號是：“隨到隨修，隨叫隨到”。不論是下班或是假日，只要農村有活送上門來或者請去修理，都是“有求必應”。

路走對了，沁縣聯合加工廠的業務就飛躍地發展起來了，在1957年一年內，他們已經實現了縣委“以廠養廠、自給自足”的指示，並且有了盈餘。職工們干劲越來越大。他們時刻都在考慮怎樣適應農業生產大发展的需要。去年一年里，工廠的產品就由原來的十三種增加到五十多種，從小的“土螺絲”起，到農戶糧食和飼料加工用的“土鋼磨”、“土玉米軸粉碎機”，一直到水利建設用的“土水平儀”、“土鑽探機”、“土閘門”等等，真是要啥有啥，很受農民歡迎，因此農民給它起了個名字，叫作“萬寶全”工廠。

技術支援隊

農業生產要大躍進，就需要進行許多基